



# 徳川家康

16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天正十一年八月廿四日  
菅田氏中之圖

A scenic view of a traditional Japanese village, likely in the Kiso region. The foreground shows a stone bridge crossing a river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traditional wooden buildings and a mountain.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peaceful and historical.

# 徳川家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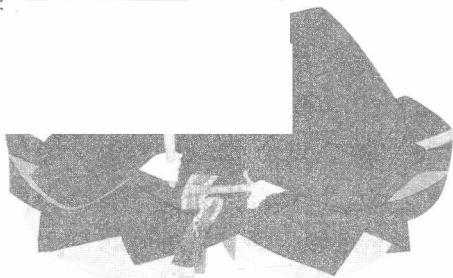
徳川家康の生涯

# 徳川家康

16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  
王维幸 译

策划 柏杨  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·海一



目  
录

一	执掌天下	1
二	三成抢势	17
三	撤兵朝鲜	28
四	妇人谋略	44
五	暗云涌动	56
六	侠妓阿袖	75
七	分裂之兆	94
八	前田忠心	109
九	内府铁肠	127
一〇	三成构祸	145

---

# 目 录

---

一一	太阁遗志	160
一二	佛心释嫌	172
一三	石田劫数	183
一四	太阁归尘	195
一五	临终谋国	206
一六	壮士烈死	221
一七	佞臣遁逃	231
一八	穷鸟入怀	241

## 一 执掌天下

庆长三年八月十八，德川家康得知丰臣秀吉归天之讯，已是秀吉逝去一个时辰之后。家康虽早知秀吉之死只是时日问题，可令他意外的是，前来告知死讯的，竟是平素明显对他抱有敌意的石田治部少辅三成。

是日晨，家康正在阿龟夫人侍候下洗脸，本多正信仓皇失措地闯了进来。“大人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”

“不速之客？是从江户来的？”

“不，石田府的主人。”

“三成来了？”

“是。他只身前来，说有绝密大事要和大人面谈。”

家康马上想到，难道太阁已去了？可三成为何要前来通知自己？照他的预想，若秀吉死去，三成定先秘而不宣，再策划朝鲜撤兵之事，还会装模作样地说：“这是大人的命令。”他向来喜玩弄阴谋，自以为是，于太阁身后，必如此盛气凌人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老身上。

“哦，三成一人前来。快把他请到厅里。”身子愈见发福的家康令正信先把三成请进来，自己连忙更衣。由于肚子太大，他甚至连束带都不能自己系了。在阿龟的帮助下，一通忙乱后，他终于换好衣服。

此时，窗纸才刚刚泛白，小鸟都还未醒来。

“阿龟，太阁恐是故去了。”家康只觉自己的声音恍恍惚惚，“从今以后，可要闹腾一阵子了。”

家康刚整理好装束，鸟居新太郎立刻赶来。家康轻轻向他摆了摆手。“我们有机密大事要谈，你在廊下好生守着，不要进去。”扔下这句话，他就出了卧房。

傲慢不羁的石田三成居然亲自前来……走过冰冷的走廊时，家康还在纳闷。三成在自己面前，甚至不摘头巾，在大名们面前更是放荡不羁，毫不掩饰对德川氏的敌意，这让浅野长政等人都捏着一把汗。这样一个三成，难道会在太阁离开人世后跟我妥协？若真如此，如何应对才是？

家康走进客厅，三成破天荒地低头，微笑施礼。

本多正信看来也有预感，家康一进去，他便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既是密谈，恕在下告退。”便走了出去。他人虽出去了，却并未解除对三成的戒心。对于老奸巨猾的三成，正信比家康还要反感。当初在伏见城，正信就对德川府邸的地址甚是不满。当时负责选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三成，他把伏见城东一片低洼之地划给了家康，隔着一条道的西边，却给了他自已。北面和南面则分布着他的心腹宫部佑全和福原长高二。如此一来，德川府邸就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。若在那三位府上再建几处炮楼，一齐开炮，德川府转瞬就会灰飞烟灭。此事不仅让德川家人激愤不已，就连浅野、增田、大谷等人都有些看不下去，直皱眉头道：“治部少辅的敌意表现得太露骨了。”

当然，三成敢这么做，都是因为背后有太阁撑腰，一旦太阁故去，这种局面当然会被打破。若家康是个胆小性急之人，住在这里，每日定辗转难眠，焦躁不安，长此以往，甚

至可能引发意外纷争。居心叵测的三成愈来愈桀骜不驯。正因如此，对于三成的来访，本多正信和鸟居新太郎都心生疑惑。

“一大早来寒舍，有何贵干？”家康坐下来，问道。三成则一脸严肃道：“再过一个时辰，浅野长政就会给贵府送来一条在淀川捕获的大鲤鱼。”

这话太意外了。家康道：“浅野到淀川钓鱼了？”

“是。他说要把其中一条献给内府大人，让大家都尝尝鲜。当然，城里所有贵人都会收到他的鲤鱼。”

家康点点头。“浅野送鲤鱼来之前，你便光临寒舍……这么说，请我吃鱼是假，让我斋戒是真？多谢你的忠告。”

三成听了，眼中放光。家康却并不看他一眼，“不用你忠告，家康也不会太阁丧期食鲤鱼。你既然都来了，我自然会严格斋戒。”

一席话说得三成哑口无言。他暧昧地笑了笑。

“太阁到底是何时故去的？”

“内府大人，请您不要轻易说出故去二字。”

“我知道，在从朝鲜撤兵之前，丧事必须秘密进行。这可真劳神。”家康太平静了，竟让三成都有些不知所措。照三成的想法，一旦太阁归天，此前一直“忠厚正直”的内府必会立刻揭掉面具，借实力压迫他。因此整个早晨，他都摆出一副高傲之态。

“太阁大人于寅时归天。”三成道，“当时身边有曲直濂玄朔及其他太医，幼主、淀夫人、鄙人与浅野长政、前田玄以都在。大人离去时甚是平静，也算寿终正寝。”

三成的话，家康听了不到一半，便听不进去了。比起秀



吉的死，他更关心三成真正的来意：其亲自前来告知太阁的死讯，究竟意欲何为？这实在令人生疑。丧事当然该秘密举办，可三成故意神神秘秘，其卑劣行径甚至为加藤清正所不齿……家康似乎想到了什么，“北政所难道不在太阁榻边？”

家康最关心的还是北政所。在他看来，能衣不解带照看秀吉的，只有从大坂城赶来的北政所一人。这也难怪，秀赖才六岁，还只是个顽皮的孩子，根本不懂得为父亲之死而悲伤。淀夫人则为了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……可一直对秀吉关爱有加、最感悲伤的北政所，三成却只字不提。或许，太阁是在宁宁疲劳到了极点、回房间稍事歇息时断的气？家康担心“寿终正寝”这话，在掩饰什么。

三日前，秀吉清醒时，还把家康和前田玄以叫到枕边嘱托：天下大事交给家康，辅助秀赖的任务就交给利家……这是秀吉最后的吩咐，那日傍晚，他便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也听不清别人的话，俨然一个活死人。家康并不刻意责难三成：“既是寿终正寝，说明太阁去时很放心。对于身后之事，太阁可有明示？”秀吉当然不会有什么明示，若有，也定是三成的意志。家康明知如此，却偏偏要问。

三成终于松了一口气，“有。”

“家康洗耳恭听。”

“大军从朝鲜撤回，太阁之生死要绝对保密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

“太阁的遗骨，可在高野山木食上人的帮助下，秘密埋葬于洛东的阿弥陀峰。”说到这里，三成压低声音，“只是，大人遗言说，此事只可让五奉行知。”

家康目光灼灼，“治部大人，这么说你违背了太阁遗言，

把消息告与了家康？”

三成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“正是。和其他奉行商量之后，决定只让木食应其和前田玄以二人秘密把遗骨送往葬处。”

“你们不惧世人责怪？”

“关于此事，我们当然也考虑过……对百姓，我们就以塑大佛为名，先悄悄动工修建神殿和陵寝。”

“果然甚是周到啊。因此，你们才演了淀川大鲤鱼这一出戏。”

“是。因此，浅野长政弄来一批大鲤鱼。待送到内府大人府上，还请大人定要佯作什么都不知，品尝鲤鱼的美味。”

此计真是拙劣……家康尽管心内颇为不满，可一旦加以责难，局面恐难以收拾，便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也要食那些鲤鱼？”

“事已至此，我们也无办法。”

“治部大人，这些事我们且不论。照你所说，你不但不听太阁遗言，来通知我太阁死讯，同时也背叛了浅野和前田，向我挑明鲤鱼的秘密。”家康虽语气柔和，可再也没有比这更深刻的挖苦和讽刺了。果不出所料，一听这话，三成脸色刷地变得苍白。

“这实是事出有因。”

“哦，什么原因？家康洗耳恭听。”

“不妨跟内府大人明言：这其实是北政所夫人的指示。”

“是北政所违背了太阁遗言？”

“太阁临终时，北政所并不在身边，在下便立即去向夫人报告，求她一事。”

“求北政所？”

“当城里人都为隐瞒丧事而大吃鲤鱼，夫人却要落发，她哪怕是掉一根头发丝，大家的辛苦就全泡汤了……我求的正是此事。不料夫人却道，此事只交给几个奉行来打理，她不放心的，故要我立刻报告大人，希望大人协力。夫人还威胁说，我不答应，她就当场剪掉头发。”

家康不禁暗吃一惊。原来三成并不是主动前来套近乎，而是受北政所委托而来。北政所的言辞竟如此激烈，恐因秀吉临终时没能在场之故，亦因对近臣们食鲤鱼的伎俩忍无可忍。

“哦。家康更当鼎力合作了。除此之外，太阁还有何遗言？”说这些话时，家康全身无力。不知秀吉是否想到，自己死后竟受此人愚弄。俗语说，死无对证，三成等人假托太阁遗言，如此肆意妄为，别说北政所，换了别人，也定勃然大怒。太阁临终时，当然已不可能开口，三成只要还有一丝尊重故人的心思，就当早早把死讯告知五大老及其他重臣，一起商议善后事宜，方符合礼仪。那时，一切当然都要由家康来决定，又怎会有淀川大鲤鱼之类的闹剧？三成现在这么做，当然会引起北政所反感，这是极度悲伤的北政所以对三成义正词严的谴责。

对于此事，我难道没有责任吗？家康忽然觉得有些愧对秀吉。当然，无论是气度还是才干，三成都无法与秀吉相比。正因如此，家康才觉得沮丧，连斥责三成的力气都没有。他还要像哄孩子一样，听听三成究竟会说出什么样的“遗言”。

听家康这么一问，三成向前挪了挪身子。或许他把家康的问话误以为对自己的妥协了。“内府大人，北政所的话句句在理，在下无法反驳。”

“我问的，是太阁还留下了什么遗言。”

“丧事必须秘而不宣，好让在朝军队安全撤回。可北政所夫人的意见却是，撤军的命令上只有奉行和监军签名还不行。”三成清了清嗓子，道。

“这么说，北政所以对遗言有异议？”

“不，不是有异议。夫人只是担心，撤军遗令发出，万一太阁归天之信亦被泄漏到朝鲜，骚乱就在所难免了。”

“有理。加藤和小西本就不和。”

“夫人还说，撤军命令无论如何也要得五大老同意。为免贻误时机，在下就先来一步与内府大人说明真相。在下也觉得，与内府大人商量之后再作决定，方为上策。”

家康微微点点头，听他说下去。至此，家康才逐渐明白三成的真正意图。其实他并不是要主动来访，而是觉得北政所的意见实无可挑剔，才舍弃了先前的决定。

“内府，北政所夫人的话，有些地方我实在难以理解。”三成压低声音，向前倾身道，“到底北政所是打心底里把内府当成自己人，才让在下真心诚意来求内府相助，还是只想借内府之力万无一失地撤兵，这个谜，在下无论如何也解不开啊。”

听了这话，家康才认真审视起三成来——此人城府果然不同寻常。家康心里的怒火又熊熊燃烧起来。第二次出兵朝鲜时，北政所一直大力支持加藤清正，并让小西行长和清正争夺头阵，这令三成不快。北政所提携的是从小就跟随秀吉左右的加藤、福岛、黑田、浅野、细川等人，而他们正是挡在石田、小西面前的一大障碍。但如今北政所竟让石田三成来跟家康商量，她究竟是何用意？三成刚才的弦外之音分明

是，若家康和加藤等人亲近，并和北政所联手对付他，他也不惧。

原来北政所从心底里把内府当成自己人——三成定会这样揣测。若是自家家臣这样傲慢无礼，家康恐怕早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：“你还是男子吗？怎能如此愚蠢透顶，不识大体？不要以为小矛盾无关紧要，过不了多久，它们就会发展为派阀之争，日积月累，便会导致覆亡，难道你就看不到这些？”

但三成并非家康的家臣。不止如此，他还是从小就追随秀吉的近侍，并自负地认为担负着丰臣氏未来的大任，刚愎自用，以宠臣自居。秀吉活着时，的确是如此看他。正因如此，一旦事情不如他意，他就无法接受，实令人头疼。

三成似乎也察觉到了家康内心的波动。或许他原本就想先把家康激怒，再伺机而动……家康比三成年长许多，且太阁生前就曾极力称赞他忠厚正直，甚得人心。可他在三成眼里，却是一个刁钻透顶、令人忍无可忍的奸猾之辈。眼看家康脸色稍变，三成嘴边反而浮出一丝冷笑——你等着，我马上就把你的伪装剥下来，让你原形毕露！

“夫人到底是把内府当成自己人呢，还是存有戒心？”三成又道。

家康轻轻咬起左拇指的指甲来。先咬嘴唇，再咬指甲，这已成了近来他要发怒的前兆。“治部大人，二者似兼有之啊。”

三成微微一笑，冷冷道：“这么说，夫人对内府乃是半信半疑了？”

“正是。治部大人，人都想爱憎分明地活着，都想完全信赖他人，但又在不断怀疑他人。在这个世上，可将信赖与憎

恨分明白的人，根本没有。”

“半信半疑才是真正的态度了？内府对三成也是这样的心态吗？”

“这个最好问问你自己。”厉声说完之后，家康不禁有些后悔——他能否听出自己的弦外之音？真是可恶，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，居然恃才斗胆试探！但家康转念一想，虽说他对自己非常不敬，可自己若也发怒，结果又会如何？那样一来，不也变得和三成一样可笑了吗？

一番深思熟虑后，家康好歹压住心头怒火，道：“治部大人，世上既无一尘不染之人，也无穷凶极恶之徒。若北政所未明确说家康是敌人还是自己人，就说明她是一个有识人之才的女人……半信半疑就足够了。怀半信半疑之心，她既无须防范，也不会疏漏，若错也不会大错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
三成微笑点头：“好，长者的教诲，三成谨记在心。”

“那最好不过。既然密葬的事已决定，剩下的就是撤兵了。”

“正是……关于此事，依北政所夫人所说，还要请内府大人赐教。”

“关于此事，葬礼结束后，我们要立刻与前田大纳言利家商议，然后再请众大老在撤军令上署名。之后，你和浅野长政、毛利秀元三人携令立刻赶往博多。”家康的怒气慢慢消了，早就考虑好的退兵之策如行云流水般涌出，连他自己都觉不可思议。

此时必须这么做，也只能这么做。大明册封书上那一句“封尔为日本国王”让秀吉深感受辱，他为了挽回颜面才强行

出兵，最终却郁郁而亡。撤兵一事，关乎日本生死存亡。

“到博多之后，你立刻挑选几名妥当之人前去召回撤离的军队。一旦明军获知太阁去世，退兵怕就困难了。你要多加小心才是。”

“博多那边，还得我亲自去一趟？”

三成抬高声音，或许担心他不在时，会发生什么事。家康一愣，遂道：“舍你其谁？去了博多，关于撤兵事宜，还要多和诸大名商议。这个自不必说。另，定要紧紧抓住毛利和岛津。掌握了毛利，中国地区就不会乱。控制了岛津，九州亦安定了。你记住，这才是关键之处。当然，我也会立刻让秀忠赶回江户，严密监视东海道动静。如此一来，海内局势就基本安定了。在病榻上，太阁就略显不安，他一生的大志便是统一天下，缔造太平盛世。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继承太阁遗志。”说完这些，家康方松了一口气。如此谆谆教导，即使对秀忠也从未有过。这些话已超越了私怨，是“忠厚正直的内府”献给太阁在天之灵的一片真心。

四周逐渐明朗起来，天色已大亮，早晨耀眼的阳光射进窗户。三成咬着嘴唇，乖乖听着，又沉思良久，然后伏在了榻榻米上。

看来他是想明白了，要向我施礼呢——家康想着，嘴角不禁浮出了微笑。可没想到，三成却忽然拔下榻榻米上的一根毛，动作僵硬，语气生硬地道：“内府，鲤鱼也快要送来了，恕在下先告辞了。”

家康不禁想放声大笑。昨日还在众人面前神气活现的三成，居然作茧自缚，感到羞愧了。“那么，密葬一事就拜托治部大人。”

“内府，北政所夫人的命令和内府的看法简直如出一辙啊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在病榻上，太阁就略显不安，他的大志便是统一天下，开创太平盛世……这些万万不能忘记……这些话，夫人也说过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。”说着，三成立起身，说了一声“告辞”，转身离去。

没等家康反应过来，三成已出了走廊。家康深感不快，呆立原地，仿佛被人当头泼了一盆污水。三成说家康与北政所所言如出一辙时，家康还以为他已完全接受了自己的意见，看到三成愤然离去的背影，他才明白，事实正好相反：三成定以为北政所与自己早已串通好，才充满怀疑，反感不已。他定是觉得，家康和北政所乃一丘之貉，是丰臣氏共同的敌人。

“主公，您刚才跟治部说了些什么？这厮施礼时竟差点摔了一跤。”本多正信送完三成回来，笑问时，家康连回答的气力都没了。三成这个完全靠谋略活着的男子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种情形，或许是因他的年轻和失去太阁后的慌乱使然。若真如此，他也不免令人生怜。

“佐渡守，你进来，我有话与你说。”家康慢慢转过肥胖的身子，与本多正信一起回到房里。房间正对石田的府邸，稍向左看，映入眼帘的便是宫部佑全的邸处。家康故意移开视线，道：“佐渡守，对门府里有人在侍弄院中的树木。”

正信一听，不禁咂舌，走到屋檐下，愤愤盯住外边。

“别看了。那些人是治部故意派出来监视咱们的。”

正信道：“地上并无剪掉的树枝，他们只是在胡乱抓抓



树梢而已。现在也不是工匠们出来干活的时间。真是懦弱愚蠢的小人！”

“罢了，只当未看见。”

“是。在下不看了。虽说太阁是寿终正寝，可一想到他那消瘦得没了人形的遗体还放在城中，就不禁感慨万千。”此时，小鸟的啁啾声变得嘹亮起来，清爽的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。正信一边装作欣赏晨景，一边继续道：“在下对主公的先见之明深感佩服啊。”

“你指什么？”

“转封关八州一事。”正信走到立在檐下的家康身边，接着道，“那时，在下觉得主公似乎敌不过太阁了。苦心经营的骏、远、三旧领被太阁夺走，却把主公转封到一片荒芜之地。”

家康默默聆听着小鸟的啁啾。

“可如今看来，那次转封反倒帮了主公大忙。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谁都会明白这些。主公实际岁入已达二百五十万石……为了压制大人，太阁特意扶植的上杉氏，虽然号称岁入一百三十二万石，实际上连一半都不到。上杉之下为毛利，最多也就一百一十万石……再之后便是前田的七十七万石，岛津的六十三万石，伊达的六十一万石……所有这些，没有一人能与大人比肩。真是了不起啊！”

“佐渡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在下以为，论实力，谁也比不上主公您。这个道理，连石田也不明白，真恼人！”

“佐渡守，你此言差矣。眼下重要的乃是太阁丧事。浅野长政送鲤鱼来时，我打算在此处接待。”

“在这个房间？”